

家園  
畫卷

# 大山大水 天开图画

□徐 静

《林县志》记载：“每岁晚秋，黄花满谷，故名黄华山。”话虽如此，但春天的连翘开起来的时候，似乎山的每个角落都有它的身影。亮丽的黄，显眼的黄，岂止是秋天的黄菊。前次，初春去的黄华山，风吹在脸上，带着山的苍劲，却又含着春的温柔。春山之上，翠色含烟。粉红的桃花开在山径，开在石罅，开在山崖边，一树一树的，甚至低矮的草从里也有山桃花开出的星星点点，带着些特有的倔强。这个时候的连翘还有些懵懂，那些小小的花苞正在与春风对话，酝酿着一场花的风暴。未见黄花满山，但那些开放的桃花却染得山色嫣红，甚至潺湲的溪流中也有了别样的色彩，碧色与粉色在波光中交织，又流向远方。

泉水叮咚，小径听得。不知名的野花与细细的野草夹杂在一起，紫的、红的、青的、绿的，将自己欣欣然的心情表露得那么鲜活又那么鲜亮。天空是澄蓝的，放眼望去，山峰耸峙。纯净的天空和着巍峨的

山，是天地间的高远与寥廓，山的断面是一层山石又一层朦胧的绿意，和着苍茫，连绵到远方。

有人说林虑山的山峰像一层又一层的蛋糕，一层有一层的美。也有人说林虑山的山峰像一个粗犷的汉子，带着北方特有的淳朴和憨直。我觉得林虑山不仅有天工造化，更有在亿万年的时光里沉淀和积累下的高远、深远和平远。你翻开它的柔美，却未防峰峦拐角里暗藏的险峻和巍峨；你看到它的沧桑，却又能感受到每一次春的生发里蕴含的朝气和活力；你翻开它的粗犷，却又在山崖峭壁上看到了它的雅致和古拙。郭熙曾说：“太行枕华夏，而面目者林虑。”黄华山，林虑的山啊！

沿着野径，向着谷的深处慢行。谷里的青草香、泥土香和着大山负氧离子的清新将我环抱，然后又漫溢开来。春天里的黄华山还带着些惺忪，但并不妨碍我们踏着春光，一步一步在山坳里走向山巅。山顶，阳光落在初生的嫩叶上折射出来的青绿就像一幅油画，光影与绿色交织，山是背景，云是留白。此情此景，让我想起了

山门口那块“天开图画”的石碑，斑驳的碑面，遒劲有力的字，是时光冲不淡的风景，也是时光里永恒的画图。

今秋，随着安阳市作家协会“大美安阳·魅力林州”研学团来到黄华山，我再一次见到了这块石碑。但这一次，和春天看到的感受又大不同。碑还是那块碑，在众人围观之下的碑，在秋天晕染之下的碑，却仿佛多了些神秘和厚重。我不知道这种感觉从何而来。但我知道，看到这块碑，我想到了春天时看到的景致，想到了造化天成、鬼斧神工，想到了北方山水画派的鼻祖荆浩。荆浩隐居在也属于林虑山脉的洪谷山，他看到了林虑的大山大水，也看到了林虑山的雄伟壮阔，在岁月里，在他的画笔里，终得“开图千里”。

山水之于我们，不仅是风景，更是画笔下的线条，是红笺上的小字。山水，与诗行相通，与情怀相寄。在山水里的开悟，是在自然里寻得的真趣，亦是隐藏于诗词里的山水。当韩琦贪恋此地风景，欲在此“缙山居为归老计”的时候；当王庭筠隐居于此创立黄华书院、与友吟诗作对的

时候，我想，他们在黄华山看到了高致，也将黄华山的山水放置于了自己的胸怀，放置于了更高远的天空。

春天来，没有看到黄色的连翘，但今秋，我看到了菊花的黄。黄色的山菊开在山坡上，开在岩石的缝隙里，它们并不在意自己开在了哪里，它们只管开自己的花，将山铺满。我闻得到它们的香气，略微有些苦味，是好闻的药香，还带着秋的清冽。这香是经霜的香，是过滤掉寒凉的香，是恣意开放的香，也是自由自在的香。

就像春天里不仅有连翘的黄，还有桃花的红和粉；秋天里也不仅有菊花的黄，还有黄栌的红和绿。黄栌开成火把，也举起山的青绿，为我们照亮秋山。

这里，春天我来过，秋天我也来过，来过的似乎只是两个季节，但在春去秋来之间，是时光，是岁月。黄华山的春秋是随季节变换的风景，而我们的春秋是可以随处采撷的自然，也是可以放置于自己行囊的诗行。

春秋的风里，有大山大水，天开图画。

诗词  
歌赋

## 期盼一场雪的覆盖

□朝 君

你是说终究没有下雪  
在辽阔的田野，麦青开始在阳光下疯狂  
这个该下雪的季节，枯枝竟然吐出了苞蕾  
一群麻雀在啄食散落在地面上的槐豆  
看不到雪，更看不到梅的影子  
谁试着把门扉裂开缝隙  
让寒风挤进冰冷的屋舍，挤进父亲的骨缝  
他早已丧失了强壮的躯体与矫健的风姿  
不需要翻晒的豆秸，被父亲垛了又垛  
冰块凝结了河水，一只落单的鸟在翘首仰望  
真的期盼一场雪的覆盖，覆盖这乡野的空旷  
覆盖一座座屋舍的鳞次栉比

## 江城子·洹上

□魏延庆

江山垂钓宿云藏，水汤汤，野茫茫。洹上风光，风骨振衣量。商邑流云追静女，蝉未歇，蝶轻狂。

帝都千载活兴亡，老城塘，谁谁妆。仓巷新颜，最爱推主郎。月落灯明烟火沸，人把酒，意飞扬。

心香  
一瓣

## 情意

□李献昌

在豫北某市，一条东西延伸的街道上，隐藏着一个不起眼的单位，门楣上悬挂着“市史志办”的铜色铁牌，显得庄重而深沉。步入院内，一棵历经沧桑的老槐树见证着时光的流转。

老李是这里的门卫，已默默地坚守了二十八个春秋，他的本名叫李公益。每日清晨，老李早早便打扫院落、擦拭门墩、烧水泡茶。他言语不多，但每当有同事或访客光临，他总是起身让座，递上一杯热气腾腾的粗茶。那茶水虽不精致，却饱含温情。同事们常说：“这院子若没了老李，便如同菜肴少了盐，失去了那份独特的韵味。”

老李的儿子今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。老李虽未张扬，但喜讯仍如春风般迅速传遍了整个单位。不少人送上礼物以示祝贺，老李一一婉拒，只在门房内贴上一张红纸，上面工整地写着：“感谢各位亲朋好友的厚爱，小儿幸得微进，实不敢骄。”这份谦逊与低调，让人们对老李更加钦佩与敬重。

市史志办有一位同志名叫陈刚，年逾四十，因长年伏案撰写古籍，背脊微驼。去年，陈刚的女儿考入了本地一所师范院校。老李特意购买了陈刚平日里最爱吃的龙须酥和核桃酥，又托人买了两只道口烧鸡，亲自送到陈刚家中表示祝贺。老李说：“老陈，你可真有福气啊！”一句话，暖了陈刚的心。

今年夏天，陈刚的父亲突发脑出血，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。为了筹集医药费，陈刚忍痛卖掉了老家的祖屋。父亲出院时，陈刚不仅身形消瘦，眼窝深陷，连走路都有些踉跄。尽管如此，他依然没有忘记老李家的喜事。

一天的黄昏时分，陈刚走进了门房，进门便说：“老李，你家儿子有出息，真替你高兴啊！”老李连声道谢。深夜，老李发现桌子上的报纸下面压着一个小红包，还有一张字条，上面写着：“礼虽轻，情意却重。愿孩子前程似锦，不负寒窗苦读。”

那一夜，老李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。第二天一早，老李便去了银行，从不多的积蓄中取出一些钱，悄悄塞进了陈刚的抽屉里，并附上一张字条：“孩子能考上清华大学，全靠你当年那句活点醒了他——‘读书是穷孩子的梯’。这点钱你先用着，以缓解眼前的困难，啥时候有钱了再还。”

陈刚看着字条，手微微颤抖，眼眶瞬间湿润了。

后来，在院中相遇，两人总是轻轻点头致意。阳光斜照而下，树影斑驳，他们虽未言语，却仿佛已说了千言万语。

陈刚与老李，这两位平凡的男人，用最质朴无华的方式深刻诠释了“情意”一词的分量。

行走  
笔记

□微 风

自从在殷墟博物馆当了志愿者，我一直想去看看那些在北京“出差”的宝贝文物，于是前段时间专程去了趟北京看展。按照行程，我先来到了中国国家博物馆。在展厅里，我驻足在那尊熟悉的司母戊鼎前，它依然沉稳如山、肃穆而立，饕餮纹在灯光下流转着三千年前的光泽。一位母亲带着孩子轻声念着说明牌上的“殷墟”二字。“这是来自我的家乡安阳的器物。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自然地响起，像在殷墟博物馆的展厅里无数次讲解时那样。

那天，我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成了一名“殷墟使者”。在一片刻着卜辞的甲骨前，一位爸爸带着儿子驻足欣赏，孩子问爸爸：“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字呀？”爸爸一

时无语。我犹豫了一下说：“这是甲骨文，因为这些字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面，所以叫甲骨文。”这时围拢来一些游客，我想他们可能也想听吧，就接着讲：“在商朝，无事不占，凡事必卜，大到战争、祭祀，小到生病、学习，而这些裂纹决定了一个王朝的决策。”我发现在这张卜辞上有一个甲骨文“子”字，于是说：“这个字就是甲骨文‘子’，孩子的‘子’，你们看它像不像一个刚出生的大头娃娃，把手伸在头的两边，高兴的时候还会手舞足蹈。子是商朝的皇族姓，比如商王武丁就叫‘子昭’。”

在青铜器旁，我解释每一件青铜器上的铭文、族徽符号背后的故事。他们的眼睛亮了起来——当冰冷的文物被还原成鲜活的历史片段时，某种跨越时空的连接就发生了。

如果你来安阳，你能感受到更完整的故事。站在殷墟的土地上，你会听见洹河的风里还有商代的回响。那里有妇好墓的完整发掘现场，有模拟的青铜铸造作坊，最重要的是，你能触摸到那种真实——中华文明从这里走来的真实。“欢迎你们来安阳，来殷墟博物馆，我随时乐意为大家讲解。”我总是在结尾这样说。这一刻，我感觉我就是一名文旅推荐官。

有位先生感慨道：“去过那么多博物馆，还是第一次听人把青铜器讲‘活’了。”我笑着说：“如果您去安阳，每一件文物都会自己开口‘说话’。”

第二天，我来到了中国考古博物馆，在一楼大厅等待参观时，有两位女士在商朝马车遗迹前一面观赏一面讨论。听到

她们在探讨这辆马车是怎么运到这里的时候，我走上前主动说：“它们是整体套箱运输的。”随后，我便自报家门，没想到她们其中一位是湖南省博物馆的志愿讲解员。有着共同身份、共同爱好的我们同时惊讶道：“我们互加微信。”我们一起参观了博物馆，互相讲解，互相学习。后来，我们成为了非常聊得来的朋友，互相约定要去对方的城市看博物馆、看古迹、看景点，另一个人要全程陪同、全程讲解。

这或许就是文物的魔力——它们沉默千年，只为在相遇的瞬间唤醒我们共同的记忆。作为殷墟博物馆的志愿者，我愿成为这座桥梁，连接受众与那片古老的土地，让更多人踏上寻根之旅，去殷墟，去安阳，亲耳聆听历史的声音。

闲情  
偶记

## 随感录(三章)

□王亚方

### 荷花

站在水中央，抽打雨的脊椎。  
握紧寻找，便是握紧自己的声音，真切地向上攀爬，动感十足。  
规避沉重的星群，同时又无限靠近那些叫作轻盈的事物，一如靠近谋划许久的理想。  
清香的气息和韵味，纵使神偷也无法偷走。  
须臾不忘使命——要装饰秋风。

### 油灯

在那晚，呈现出多个侧面。  
每一个侧面都适宜安然端坐，倘若情愿，也可以选择站立，像故乡的诗歌一样。  
照耀着誓言，以和谐的节奏轻轻跳跃，没有什么景象会比这更好看了。  
愿望交给钟表的指针，而且选择不闭眼眸，竖起耳朵倾听。  
倏忽发现，正有人从中间打马穿过。

### 麻雀

不看冬天的脸色，只管一如既往地向前飞。  
穿透一切雪，激发了一片僵硬的灵魂，使之扬厉起来。  
每根如铁的枝丫都是家园，每段如山的坎坷都是安抚肠胃的食物。如此体认，早已被小小的生命验证为真理。  
与鸿雁相较，从未感到过惭愧。  
永不停歇节拍的逗号，一次又一次地灵动着，压低了苍穹。



## 初雪印记

(王相吉 摄)

岁时  
礼记

## 易园雪记

□布 衣

岁在乙巳，冬雪飘落。洹南易园，万籁皑然。余自北门披雪而入，步玉桥西折，复南行百二十步，忽见丘坡之上，黄梅破雪，寒香浮动，若幽人夜语。疾趋而前，积雪没履。虬枝戴雪，金蕊光灿，恍若星芒坠琼瑶之间。有诗曰，梅须逊雪三分白，雪却输梅一段香，今见其交映成韵，始信造化有兼美之妙。点

点寒英，灼灼然似天地未泯之真气。

穿疏林，循小溪东行，得赭桥卧波，奇石负素。四望皑皑，千枝垂素，万萼敷银，疑游姑射之墟。桥南有太极湖，取象周易，澄潭幽玄。时雪霁云开，阴阳二仪昭然可见：半池凝碧，半渚敷素，淼淼乎！令人遐想也。

湖光澄鉴，倒映古城新邑。环岸徐行，见远处丛林如带，琼枝含烟，径边偶见红梅朵朵，连翘点点，甚是寂静

空幽，恍入辋川画境。

复西行数百步，仁曲桥观荷。寒茎挺姿而撩雪，枯叶颌首则戏水，分外传情。蒹葭绕池，微风摇玉，似羽客振衣。忽有野凫破镜，瞬破一方沉寂。

转身向东，仰见高大白杨梢头，一双喜鹊正忙于筑巢，时而喳喳欢叫，划破天空。

乙巳孟冬，大雪节七日，于安泰苑，布衣有记。

本版组稿 杨凌高